

# 徒然草

父親過世第三天，我去機場，迎接回台灣奔喪的姑姑。

十五年前，姑姑隨著日籍的姑丈在日本東京定居。這麼多年來，這應該算是她第一次回台灣。

距離上一次我對姑姑的最後印象，她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女子，算起來，即將出現在面前的姑姑，也應該接近四十歲了。

站在機場海關出口的地方，我突然想起了一部叫作「客途秋恨」的電影。陸小芬飾演的中年日本婦女，嫁到中國多年，從來沒有回家過，當她終於有機會返回故鄉，她卻發現，即使回到了她曾經生長過的地方，相逢當年的親朋好友，可是故鄉，她怎麼就是回不去了。

我不知道，返鄉的姑姑，會不會也覺得自己回到了一個有著熟悉地名的陌生地方呢？

而我也不確定，我所要迎接的，是那個我曾經熟悉的姑姑，或者是一個陌生的日本女人。

不過呢，即使是昔日的姑姑，似乎就帶了一點日本女性的氣質。

個子嬌小，肌膚白皙，非常精緻的雙手，家教良好那樣地說話，以及微笑。後來我觸及一些日本翻譯小說，總覺得在姑姑適合出現在川端康成或是谷崎潤一郎的小說裡，名字叫作雪子或絹子。三島由紀夫的世界就比較不適合她。

不過，姑姑有一點點跛腳，據說是小時候不小心跌傷，又沒有完全治好所造成的。這一點小小的遺憾，曾經讓姑姑變得比較內向、羞澀。母親說，就她所記得，姑姑從沒提過她和男孩子交往過的事。

因此，當姑姑閃電宣佈她的婚事，父親和母親一時都有點無法置信。姑姑的婚事，甚至讓她和母親之間產生了一些心結。姑姑嫁到日本去後，頭幾年，父親還曾經去探望過，但是母親就是不肯去。兩邊之間的關係便逐漸淡了，只有逢新曆年時，姑姑會寄來賀卡。

九二一大地震發生的第二天，姑姑曾經來過電話，而且還是我接的，話筒裡焦慮的聲音卻是日語，我愣了一下，不知道要怎麼回覆。電話那頭聽見我這邊愣住了，她也停了幾秒鐘，才用中文說：「是小穎嗎？我是姑姑，哥哥和嫂嫂都好嗎？」

那可是我多年來第一次聽到她的聲音呢，因為地震的緣故。

然後我要見到她了，因為父親的辭世。

好像總是要遭遇一些巨大的生和死，才會逼著人們去縫合自己和過往某些親密關係的斷裂吧。我自己做保險這一行，感觸特別深。

是姑姑先認出我來，逕自向我走來，「是小穎吧。」她臉上帶著淡淡的，眼睛卻有點淚意。

時間當然在姑姑身上留下了一些痕跡，但是沒有全然地改變她。

我接過姑姑的行李，領著她，走向停車場。我留意了一下姑姑的步伐。她走得

很緩慢。

## 琴聲觸動了記憶裡的那根心弦

秋季颱風剛過去的那個午後，天空陰了一陣子，然後我聽到窗外響起了雨聲。原本街道上的人聲、車聲，似乎都融化在雨聲中。透涼的雨聲。整座城市彷彿只剩下空曠的街道，和不斷地飄下來的雨絲。突然間，我聽見另一個聲音，穿過雨聲而來。

一陣鋼琴聲。不知道這幢大樓中，哪一間的孩子，正在上琴課。

我的耳朵對於隱隱約約飄過來的琴聲，感到十分熟悉。這段旋律，應該出現在哪一部電影，或是哪一部日劇中吧。只是旋律熟悉，我卻叫不出名字來，這種感覺，就像是人群中出現了一張熟悉的臉孔，等待我去辨識，但是我就是認不出來。

然而，這段琴聲，卻把我接上到另一個時空中。我想起了自己那一段非常短命的學琴生涯。而我學的不是鋼琴，而是小提琴。

那時，應該是我十歲左右的事吧，或者更大一點。當時，我們還住在一幢日式矮房子裡，家裡有院子，院子裡有一棵楓樹，還養了一條狗。當時，每個星期二下午，我得上小提琴課。我的小提琴老師是一名音樂系的學生，姓陳，白淨的臉上掛著一付黑框眼鏡。那個時代的大學生好像都是這個斯文模樣。

每週的那節小提琴課，大概是兩個小時，曾經讓童年的我覺得，時間竟然可以如此漫長。記得第一次上課的前一晚，我還十分興奮，用一柄圓扇子假裝是琴，用一根筷子當弦，一邊拉琴，一邊地做出沉醉其中的表情，把父親和母親逗得大笑。

上完第一節琴課，我對小提琴的想像全然破滅。琴身上有一塊板子，拉琴時得把脖子抵在這塊板子，我抵不到三十秒，就覺得好難受，可是要拉琴，就得忍耐著。而且，我必須承認，我的確沒有什麼音樂細胞，幾節課下來，我已經是信心大失。我開始會用頭疼或肚子疼的藉口，逃避我的小提琴課。

我的陳老師很努力地和我周旋了半年，後來也只好放棄。我停了小提琴課，那只琴束之高閣，後來在搬家時，讓搬家工人給弄丟了。

我已經很久沒有回想當時的事情了。不知道為什麼地，當我和姑姑重逢，好像是突然打開一個很久不用的抽屜，發現那段時光依然完好地收藏在角落裡。

## 關於姑姑的二三事

姑姑並不是我的親姑姑。姑姑是祖父收養的。關於家族的事情，父親不太提起，我總是從母親那裡獲得一些零星的片段。母親說，父親原來有一個弟弟，和一個妹妹。父親的弟弟在外島服役時，出了事，死在軍營裡，運回來的已經是一壇骨灰。父親的親妹妹，很小就夭折了。

姑姑是祖父好友的女兒。出生不久，她的父母就雙雙過世。祖父於是把她帶回家收養。那時候，父親大概是十五歲的年紀。

姑姑雖然不是父親的親妹妹，但是父親一直很照顧她。祖父過世時，姑姑才上小學。父親在姑姑生命裡扮演的角色，像個兄長，也有一點父親的味道。後來姑姑求學時期的學費、生活費，除了少數是姑姑自己打工賺得，大部份還是父親支援她。姑姑一路順利地念完大學，讀的是日文系，畢業後就在日商公司裡上班。

母親說，姑姑其實條件不錯，學歷好，人也長得溫婉秀麗，但是那一點輕微的跛腳，就讓她變得有點自卑，即使出去上班一陣子了，婚姻大事好像仍然沒有絲毫動靜。

母親感到著急。總不能讓姑姑耽誤了婚事，而別人說起這個嫂嫂，居然都沒有出半點心力。於是她開始幫姑姑打聽對象，也安排了一些相親的機會。姑姑雖然都出席了這些相親的場合，態度卻顯得冷冷淡淡，對方即使不在意姑姑微跛的缺陷，因著姑姑的態度，也都打了退堂鼓。

一頭熱的母親有點看不下去了，忍不住地嘮叨姑姑兩句，姑姑不搭腔，好像對於相親的成或敗，都不以為意。母親怕話說重了，會傷到姑姑。但是她又覺得自己花了那麼多力氣，最後都沒有結果，主要癥結其實又都是在姑姑身上。

有一段時間，母親大概是覺得灰心，加上有點不高興的意味，也就不幫姑姑介紹對象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姑姑說，她要結婚了，對象是公司裡的日本同事，年紀還大她一大截。母親一陣子錯愕，表面上沒說什麼，對姑姑的態度卻變得有點冷淡。我聽過母親私底下抱怨：「嫌我幫她介紹的對象不好嗎？哪一個會比這個日本男人差？」

姑姑婚後不到半年，就隨著姑丈返回日本去了。

## 他們的身影漂流而去

偶爾和母親閒聊，母親突然提到了一個名字：「你記得楊志群吧。」

我點點頭。

楊志群是我的國中同班同學，個子瘦長，有點白面書生的模樣。那一陣子，我們因為課業的實力相當，走得比較近。畢業後，我們還一起辦過同學會。不過他那時開始交女朋友了，心思全在女孩子身上，明明是同學會的主辦人，最後居然還因為跟女孩子約會，遲到了。我有點不高興。辦完那次同學會，我們就很少聯絡了。

服役時，有一天我休假回家，搭火車。那是個雨天。車廂在雨中緩慢地行駛，到達了一個站，停在月台上。我看完手上的報紙，朝窗外望去，雨水洗過的玻璃窗，一個身影浮現。楊志群撐著傘，從窗前走過，正要進車門來。旋即我就看到他走進了車廂，而他也看到了我。

楊志群白淨的臉上蓄了鬍，看起來有點憔悴。他告訴我，他剛結束了女友的喪禮。他的女友出了車禍，狠心的司機不僅不救人，居然倒車，再輾一次。他們交往了五年，但是他沒能見她最後一面。

我靜靜地聽著他傾吐這一切，感覺十分奇異。眼前這個人是我的老同學，但是我卻覺得十分陌生。時間已經把他變成了另一個人。

火車慢慢地雨中又行駛起來。

然後又是多年後。母親偶然地提起了楊志群。

原來是，母親遇到了楊志群的母親。國中時代，在聯考壓力下，有一些家長建立起一些互動，母親就是在這種狀況下，認識楊志群的母親。她們也是很多年沒有聯絡。偶然相遇，各自談起了彼此兒子的近況。母親因此得知，楊志群去了阿根廷。

幾年前，楊志群認識了一個女孩子，兩個人很快地結了婚。因為對方在阿根廷從事華人的傳教工作，楊志群就和新婚的妻子，移民到了阿根廷。據說，他現在也是在傳教。

我想起了那個在雨中撐開一把傘、從車窗前走過的楊志群。

我從楊志群的身影，想到了姑姑。我不禁揣想，是在哪一個情境的缺口，突然命運的水閘開啟，他們只好身不由己地隨波而去，超越原本的生命界限，漂流向一個未曾想像過的遠方。

## 那個按摩的手勢

父親的告別式結束後，我開車送母親、姑姑回家。上了車，母親和姑姑起初都沉默著。後來，母親大概是自言自語地說：「啊，整個脖子繃得很緊。」

姑姑說：「嫂嫂，妳筋骨不舒服？」

「嗯，上了年紀吧，而且這陣子辦妳大哥的後事，也很累。我最近開始去看中醫，做針灸。」

「嫂嫂，我幫妳按一按穴道。」

從前座的駕駛鏡上，我看見姑姑將手搭在母親的後頸部位，手指輕輕地揪著。母親稍微地將頭朝後仰，喉頭發出輕微的聲音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那幅景像突然觸動了我的心思。

姑姑剛從日本回來那幾天，我和母親都不太確定該如何應對姑姑。不知道該是熱絡，還是客氣，加上姑姑這趟回來是奔喪，大家的心情都是比較哀傷，交談間，有一點搭不上線的尷尬。姑姑和我多年沒見面，難免會問起一些近況，只是，通常我才要開口，母親已經幫我回答了。

「小穎啊，他現在快升他們保險公司的主任了。」

「快要三十歲，可是還沒認真交過一個女朋友呢。」

「我一直提醒他，要開始存錢買房子了。我有個朋友的小孩，也只是三十出頭，就買了一幢八百萬的房子了。」

每當母親搶先一步講完我正要脫口而出的話，我只好微笑，此時，姑姑突然遞給我一個理解的眼光。

我突然就懂了。

腦海裡閃過一個畫面：當年，每當母親為姑姑安排各種相親事宜時，她大概就是這樣不自覺地搶話說。性子本來就內向的姑姑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就更不想開口說話了。

姑姑那時候可能也有點不太高興吧，心想，連這種場面妳也搶著當主角，話全讓妳說算了。滿心壓抑的她，也只好陪著微笑。

母親發覺姑姑都不說話，只好拚命說話來熱場子。結果相親不成功，姑姑和母親都對彼此的表現很不滿意，可是又不好意思說出來。

記得小時候，每個周末，姑姑都會來家裡吃飯。每回拜訪，姑姑總是會帶點什麼點心，像是蛋塔啦、餅乾啦，還有水果。我喜歡吃醃漬的桃子、李子，愛極了那種又酸又脆的味道，但是母親不太買這種東西。她總是說，這種食品吃多了，對身體不好。

姑姑比較疼我，有時就會偷偷塞給我一小包醃桃子解饞。母親看了，苦笑搖搖頭：「我看你去當你姑姑的兒子算了。」

姑姑決定她自己的婚事後，好像也知道母親的反應，就漸漸地不來家裡吃晚餐了。當然，我也少了口福。

然後姑姑就移民到了日本。

接下來，沒多久，我的童年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。先是那隻我從小養到大的小土狗 Lucky 死了。我們原來住的房子租約到期，房東決定收回去住，我們只好搬家。因為換了學區，所以就辦轉學，告別了很多兒時玩伴。

回顧這一切，就像是，搭乘著時間這班列車，從車窗向外看，景物以拋物線的方式迅速向後退，然後永遠地消失在身後。

這一刻，目睹姑姑幫母親按摩頸部，我錯覺著，其實一切都還沒有發生，一個午覺醒來，就會看到姑姑來家裡吃晚餐。她會帶來好吃的點心。

晚上，母親去做針灸。之前都是我陪她去，這一晚，母親淡淡地說，姑姑陪她去就好了。

姑姑返回日本後，有一次，母親無意中說到：「你姑姑真的和以前變得有點不同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上一次，她陪我去做針灸。候診時，就這麼巧，遇見了一個男的，那是她以前相親過的人。」

「那不是很尷尬？」

母親搖搖頭，臉上似笑非笑地說：「結果你姑姑很大方地就和對方聊了起來，我坐在旁邊，都還插不上嘴呢。」

我想像那個場面，母親眼神中或許流露出些許的錯愕。無論如何，我還是很高興，母親和姑姑間似乎有了某種的和解。

## 發生在十五年前，一個女人的內心風暴



姑姑回日本那天，上午還出了太陽。到了午後，天開始飄起透涼的雨來。

我開車送姑姑到機場。母親本來要同行，臨出門前，她又頭疼，只送到門口。

上了車，姑姑又為姑丈的缺席道歉。其實在她還沒來以前，姑姑就已經在電話裡解釋，姑丈的腎不好，要定期去醫院洗腎，長途旅行對他可能不好。為了趕回去照顧他，姑姑在台灣也不能待太久，前後才六天吧，她又得啟程了。

「小穎有空來日本看姑姑吧。」

我笑笑：「好啊。我還沒去過日本呢。我蠻想去京都看看，因為我喜歡看川端康成的小說，他寫了很多京都的故事。」

「你在保險公司上班，一定很忙吧。」

「每天忙著跑客戶，也很有趣啦。」

「小穎你做這行做幾年了？」

「快三年了吧，我一退伍，剛好有軍中的學長在做這一行，就拉我進去做。」

「我總是以為你當個藝術家。以前看你學畫畫、寫作文，好像都學得不錯。」

「我還學過小提琴呢。我這是小時了了，大未必佳。」我開自己的玩笑。

窗外的雨勢漸漸地大了起來。我啟動了雨刷。

沉默了一陣子，姑姑換了話題：「小穎告訴姑姑，真的沒有要好的女朋友嗎？」

「姑姑，妳是幫我媽來打探軍情的嗎？」

姑姑笑了：「嫂嫂是說了，你要是還沒消息，她就要幫你介紹了。」

「我媽就是愛做媒。姑姑妳以前一定也是相親相怕了吧。」

話一出口，我還擔心姑姑會不會不高興。她卻是心有戚戚焉地苦笑：「對啊。以前嫂嫂幫我安排了好多次的相親，我都不想去，又怕不去，嫂嫂會不高興，只好硬著頭皮去。」

「說不定，很快就輪到我要開始相親了。」

姑姑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「想起那時候的事情，好像才是昨天的事。」姑姑將臉朝向窗外，微微地眯起了眼睛。我望著前方濕漉漉的路況。

「小穎你記得那個教你小提琴的陳老師嗎？」

「記得。」一時不清楚姑姑怎麼會提到這個人。

「有一次，周末到你家裡吃飯，正好陳老師上完你的小提琴課，正要離開，我們在院子遇到了。不知怎麼地，從那天起，就一直想見到他。」

「可是後來我都沒遇過他。我問過你，你說，平時是星期二下午上小提琴課。那次剛好是陳老師前一次有事請假，所以在星期六補一節課。」

我搔搔頭：「我不記得了。」

姑姑說：「我還記得很清楚啊。那時候，我心想，要見到他，我一定得在星期二下午去你家。平時我要上班，這得請假。而且我通常是週六才去大哥家吃飯，突然間跑去，又沒個理由，怕嫂嫂會覺得不對勁。反反覆覆地想了很久，決定還是要給自己一次機會。」

我實在忍不住想問她：「姑姑，妳既然喜歡陳老師，為什麼不跟我媽說呢？說

不定她還會安排妳跟他相親呢。」

「那時候，我把婚姻這件事想得比較複雜，總覺得非得遇上一個自己喜歡的人才算數。我不喜歡相親這種方式，特別是嫂嫂幫我安排的相親！有時候，她會把事情弄得讓人有點下不了台。」

姑姑說，有一個星期二的下午，她真的請了半天假，藉口說，上周末吃完晚餐，回家時，傘忘了帶走，要過來拿傘。她站在門外，準備要揷鈴，心情有點緊張。

很意外地，那天因為我身體不舒服，小提琴課取消了。

姑姑感到大失所望，但是她把失落的情緒壓抑著，刻意地和母親聊了幾句，才離開。走出大門，發現開始下起雨來。於是她撐開了傘。

整件事，到此為止。

十五年後，姑姑向我透露了她歷經的內心風暴。之前，她從來沒有告訴任何人這樁心事。說完，姑姑輕輕地吁了一口氣，如釋重負。

## 決定的瞬間

一轉眼，距離最後一次見到姑姑，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。

她剛回去時，還打過幾次電話過來，問我和母親什麼時候去日本看她。我曾經很認真地和她約了一個日期要過去。沒想到我的客戶臨時出了事，我非得留下來幫他處理不可，而母親看我沒辦法同行，也缺了興致，只好再延期。後來，姑姑也就很少來電話了。

似乎又恢復了以前那種少有聯絡的狀態了。

不過，有時候，我還是會想起那天在車子裡，姑姑所說的事。

「姑姑，妳為什麼不再給自己一次機會？」

「嘎？」姑姑臉上露出疑惑的表情。

「妳那一次沒遇到陳老師，還有下一個星期二啊。」

「這個實在很難解釋，」姑姑輕輕地說：「那一天我從你家離開，走在路上，眼淚突然就掉了下來，我覺得自己好愚蠢。想這麼多幹什麼呢？我本來就不該對一個只見過一面的男孩子朝思暮想啊。然後我就決定，這件事，到此為止了。」

接下來，姑姑突然想開了，婚姻這件事可以不用那麼複雜。她接受了一位同事的追求，從此人生朝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方向，調轉過去，

隱約地，我想我能理解一點姑姑那個轉折的心理。

就像是，我曾經和楊志群是那麼熟稔的同學兼好友。那時候準備高中聯考，我們會約了一起讀書，讀煩了，兩個人就跑到籃球場上打一陣子的球。那是我生命中一段美好的時光，雖然功課壓力大，但是我有個死黨般的夥伴。

畢業後，我約楊志群一起策劃那場同學會的活動。其中，有一個我從來沒有透露給任何人知道的目的，是因為我想重溫和楊志群之間的革命情感。

但是他遲至尾聲時才姍姍來遲，為了一個女孩子。

當場，我並沒有流露出我的失望，還跟著其他人笑鬧地虧他，才一畢業，就已

經交到女朋友了，手腳真快。然而在內心深處，我覺得自己好愚蠢，當我暗地裡是那麼珍惜著我們的友誼，但是楊志群已經拋之腦後了。

有一個很小、但是很清晰的聲音，在心裡響起，這個朋友，就到此為止。

好像在某一個時間點上，當熾烈的期待無法獲得回應，轉瞬間，心就會冰封起來。

楊志群後來曾經約我出去聚聚，我找理由拒絕了，當作拒絕往來戶。直到那次在火車上的不期而遇，他叨叨絮絮地訴說起感傷的情事。表面上的我，正在體貼地傾聽，同時，有另一個我，卻不耐地對著他背轉過身子。

兩個自我，在某一個時刻產生了傾斜。在楊志群面前，我居然打了一個哈欠。

雖然只是一個很小的哈欠，但是楊志群察覺了。他假裝沒有看見。他說完了話，表情愈顯僵冷。透涼的雨淋著車窗玻璃，劃出了無數細小的漣漪。我們陷入了一陣冗長的沉默中。

後來，他結婚、移民阿根廷，完全沒有把我列入他需要通知的名單之中。

我們之間，到此結束，因為我一個哈欠。或是，早在當年的那場同學會上，因為他的遲到，我們之間就已經是，到此為止。

漸漸地，我明白了，人生中有許多事、許多關係，都有著我們在當下無從察覺的命定。

而我們通常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後，才會意識到，生命中曾經發生那樣微小卻又舉足輕重的時刻。

就像是，童年時代，某一天我貪吃姑姑買來的醃桃子，第一口咬下去，我就覺得有點過熟了。可是我還是把整袋醃桃子吃完。結果當天晚上，我就開始發燒、拉肚子。母親只好打電話給陳老師，取消第二天的小提琴課。

於是，那個星期二的下午，當吃壞肚子的我在床上昏睡時，絲毫沒有意識到姑姑來過，又離開了。醒來時，已經是晚飯時刻，暮色中，在無人走進的巷子裡，一片細雨，漫漶了開來。